

聊斋闲品

回郑啸

脸上挂着一把刀

面子基本都是假的,跟面具差不多,有时候又形似遮羞布或者耻辱挡箭牌,但不要面子跟不要脸天差地别。

分析一下国人爱面子的历史,大致有这么三个阶段:要面子不要命,为面子宁可牺牲一切利益,不要脸时代的来临。某个日本学者分析认为,爱面子是种自卑心理在作祟。矮子忌说矮,丑人讳言丑。几乎所有人都因为认为自身有难以弥补的缺陷,感到万分沮丧,拼命要弥补过来。

要面子不要命的队伍,在历史上排得浩浩荡荡。不食“嗟来之食”的那位老哥,是出名最早的一个。眼看要饿死了,自己也没能力搞点饭吃,别人给他碗饭,只是语调高了一点,表达方式欠缺委婉,就说人家不尊重,没给他面子,坚辞不受,直到冻饿而死。著名影星阮玲玉,也是为面子而死的一位,几个无聊小报记者的炒作,自己就觉得身败名裂,无颜苟存于世了。如果今天的明星大腕都如此有骨气的话,估计黄泉路上就热闹了。

国人都注重一件事:面子上要过得去。为了面子吃点哑巴亏,那也是很值的。而一旦觉得自己丢了面子,就拼命要找补回来。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篇谈面子的文章里说到,洋人到晚清地方政府去闹事,官员们孙子一般奉承着,但会谈结束,一定从偏门送客,意即不给你走正门,就是不给你脸,这也算两不欠了。中国人要面子,大家就送给你“脸面”,但对不起,实际利益我要拿去。

丢面子与出风头是对孪生兄弟。今天的人们在两者间很苦恼地彷徨着。脱颖而出出何其风光,但露头后,自己的缺点、错误、不足就可能也展露无遗,那是会被嘲笑的。为了不丢面子,只好站在人群当中,老老实实当个看客,在舌尖时刻准备着“倒影”送给想脱颖而出的人。记得有人说过,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:脸皮要够厚,要忍受住丢面子的打击。

鼓励不怕丢面子,并非鼓励“不要脸”。今天,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“不要脸”。并且也有人提出一个定律:不要脸的人最容易出名。看看那些前仆后继的网络红人们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无耻之徒,在一片骂声中声名鹊起,得名——当然是臭名,得利一时。终不过是群供人指点的跳梁小丑而已。

过于浮华的面子可以不太顾及,那会是生命的绊脚石。但生而为人,我们不能“不要脸”。一时没面子,照样可堂堂正正站立,没了脸,那就危险了。

父爱如山

回安庆

三巴掌

年母亲已经不在,我看见父亲的手颤抖着,好像带着愧疚地对我说:爹无能,让儿子和我受苦了,可是谁不是苦中长大的,能受苦的孩子才有出息啊!第三天,父亲扛着我的铺盖卷把我又送进了城里的一个建筑队。

我的内心不服啊,不忍心我的出息从脚手架上往上长,不忍心让砖和铁架子的棱角把我想写字的手拉得满是血呀!我忙里偷闲像狗一样地看书,曾经为买一本书我把刚买的一双运动鞋又便宜地卖给一个工友,开始构筑我的文学梦,创作的种子就是那時候在心里发芽的。那一年秋天的时候我回家和父亲浇地,我躲在齐腰深的玉米地里看书入了迷,地头的电机烧坏了我都不知道。我在玉米地里又挨了父亲一巴掌,父亲拎着我的领把我从地上拽起来,电机还在呼呼地冒黑烟。父亲说:儿呀,我不怨你看书,可是一个电机就是三百多啊!我什么也没说,我知道父亲在教训我干事儿不能三心二意。这年秋后我主动外出打工,去一个河滩上给拉沙子车装沙子,我憋着气要把电机的损失挣回来。春节前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把铺盖卷背回家时,父亲什么也没说,做了一碗热腾腾的卧了两个鸡蛋的面条递给我。



最是难忘

回关心

春风摇曳风筝梦

就叫七钱。

哦!原来是这么一个笨模样呀!想像着只有七个圆圈圈组合在一起,远没有那些鸟呀鱼呀蝴蝶呀的风筝好看,多少有些失望,不过,有风筝就好,我和姐姐很快又高兴起来。

第二天晚上,父亲刚从地里回来,我和姐姐就缠着他要风筝,父亲就开始为我们做风筝。他先是找到一根旧竹竿,用刀削成细细的条,再弯成圆圈的圈子,然后用绳绑在一起,一个用七个圆圈圈组成的大圆形图案就成了。母亲赶快打了些糨糊,父亲裁好了纸。眼看着风筝就糊好了,我和姐姐高兴得直跳。突然停电了,屋子里一片漆黑,接着父亲轻轻地叫了一声:“呀!”待会来电了,只见父亲的手上流着血。奶奶在一边不高兴地说:“就说过风筝不是好东西,看把她们惯的,出事了!”母亲说:“等明天再做吧,你爸爸做了一天的活也累了。”我和姐姐看到父亲的手破了,自然不敢再说让父亲做风筝。心里盼望着等第二天父亲的手好了,再继续为我们做风筝。

第二天,父亲回来得特别晚,吃过饭,说累得什么也不想做了。第三天,父亲还是回来得很晚……等了好多天,父亲终于没有机会把那个

做了一半的风筝做好。而我们也焦渴的期盼中,不知不觉走过了春天,又迎来了夏天。

因为父亲的忙碌,我对风筝的印象逐渐模糊,心思早转移到别的东西上去了。只是偶尔找东西时,看到那个还挂在墙上的风筝架,就想起,父亲那时只把风筝做了一半呵!那七个连在一起的圆圈的圈子,就那么寂寥而萧瑟地挂在墙上,落满了灰尘。

岁月匆匆,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,当我做妈妈的时候,人们再也不忌讳风筝是件不吉祥的东西。每到春天,许多商店门口就会挂满风筝,它们五彩斑斓地飘曳在春风里。儿子问我,那么漂亮的东西是什么?我告诉儿子,它叫风筝,是快乐的精灵,是在天上飞的精灵。于是,买了风筝,和儿子到城外的田野上去放风筝。田野上竟有那么多的人,他们哈哈笑着,欢快地奔跑着,心情舒畅地享受着春天,享受着生活,心情随着天上的风筝一起飞。多么快乐的春天,多么美丽的风筝呵。

现在,每到春天,我还是和儿子一起去城外放风筝,只是在看到这些漂亮的风筝时,总会清晰地想起,那个被父亲只做了一半的风筝,想起那个遥远的年代,那个淡淡的美丽在我童年里的梦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十五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,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李伟带叶子上街买衣服

快到天亮的时候,李伟和叶子才疲倦而慵懒地沉沉睡去。

他们睁眼醒来时,太阳光白得刺眼,一看表已是下午三点了。

糟了!忘了上班了。叶子一下跳了起来。李伟伸手环住了她的后腰,说:“小傻瓜,今天是星期六,大周末,你急什么急。”

叶子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,哑然失笑。于是两人又躺到床上,聊了一会儿天。

叶子又要起身,李伟拉住她的一只手。“我给你做点吃的,你饿了吧?”叶子回过

头温柔地说。

“宝贝,今天咱们啥也不做,到外面去吃。你先去冲个凉吧,一会儿我先带你去买衣服。”

李伟的眼睛有些迷离,他的眼里语气里都是缱绻和爱怜的温情,叶子的心中软软的。

叶子冲完凉,觉得身心分外舒畅和轻松。她穿上了那条黑色纯棉针织弹力大摆连身裙,裙身恰合她的身体,勾勒出她的细腰,小立领呈荷叶状裁剪的低胸领口,把她雪白细腻丰满的乳沟衬托出来,性感、高贵而迷人。这还是来海口后,李伟第一次带她上街时买的。

李伟在一旁看叶子一件件试穿衣裙,饶有兴致地看她对镜化妆,一点点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。他喜欢看自己的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
李伟穿着很简单,一个大背心,一条大裤衩,一双拖鞋,就装备齐整。就这样,李伟也是风

姿洒脱。

他俩手牵着手,高高兴兴下楼,迎面碰见阿香在楼梯听电话,很专注地讲着什么。

阿三走了有四个月了,在这四个月里,阿香只要听到房东叫“电话”,还没等说名字,她立马就会冲出去。

见她这样子,叶子就想起若芬。她担心这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等老公的女人。

除了听电话,平时,几乎不见阿香出门。没有人知道她整天关在屋子里干什么?怎么熬过这孤单寂寞的一天又一天,一夜又一夜。

“出去呀?”

阿香听见下楼的脚步声,抬头看了叶子他们一眼,停住讲话,捂了话筒,对叶子说。

“是。你老公来电话了?”

叶子知道她喜欢听这话,就这么说。

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源源不断的车流,不时有摩托车轰响而过。

叶子不明白,白天显得有点儿寂静的海口,晚上从哪里一下冒出来那么多好看的店堂、人群和车流。今晚,她还发现,只要有钱,这世上能有的东西,最好的东西,海口全有。

树下,路灯下,不时会有三三两两的女孩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。她们几乎一律是紧身、低胸的露背装,裙子或长或短,但一律的年轻,艳俗,漂亮。

海口是属于漂亮女人的。

叶子想起了一句话:不到北京不知官小,不到深圳不知钱少,到了海口就怕年老。

叶子好奇地回头看她们。

李伟一把把她拽走,说:“别看,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“看看有什么嘛?”叶子撒娇。

“这些都是‘鸡’,少惹她们。”

早听人说,海口有个“飞鸡场”,以为“鸡”全集中在那儿。谁知,到了晚上,这一条条街上,到处都是。

逛完和平大道,再逛滨海大道,叶子买了好几套衣裙,给李伟也买了两件纯棉衬衣,两条西装短裤,两双休闲凉鞋和一双皮凉鞋,两条纯棉免烫老板裤。然后去海口最有名的湘菜馆——潇湘酒楼吃叶子喜欢的湘菜,湘菜鲜、香、酸、辣的味道,很合叶子这个江西人的口味。